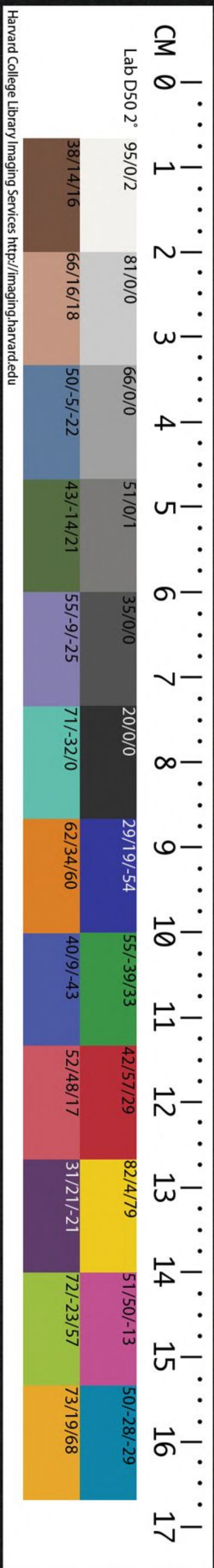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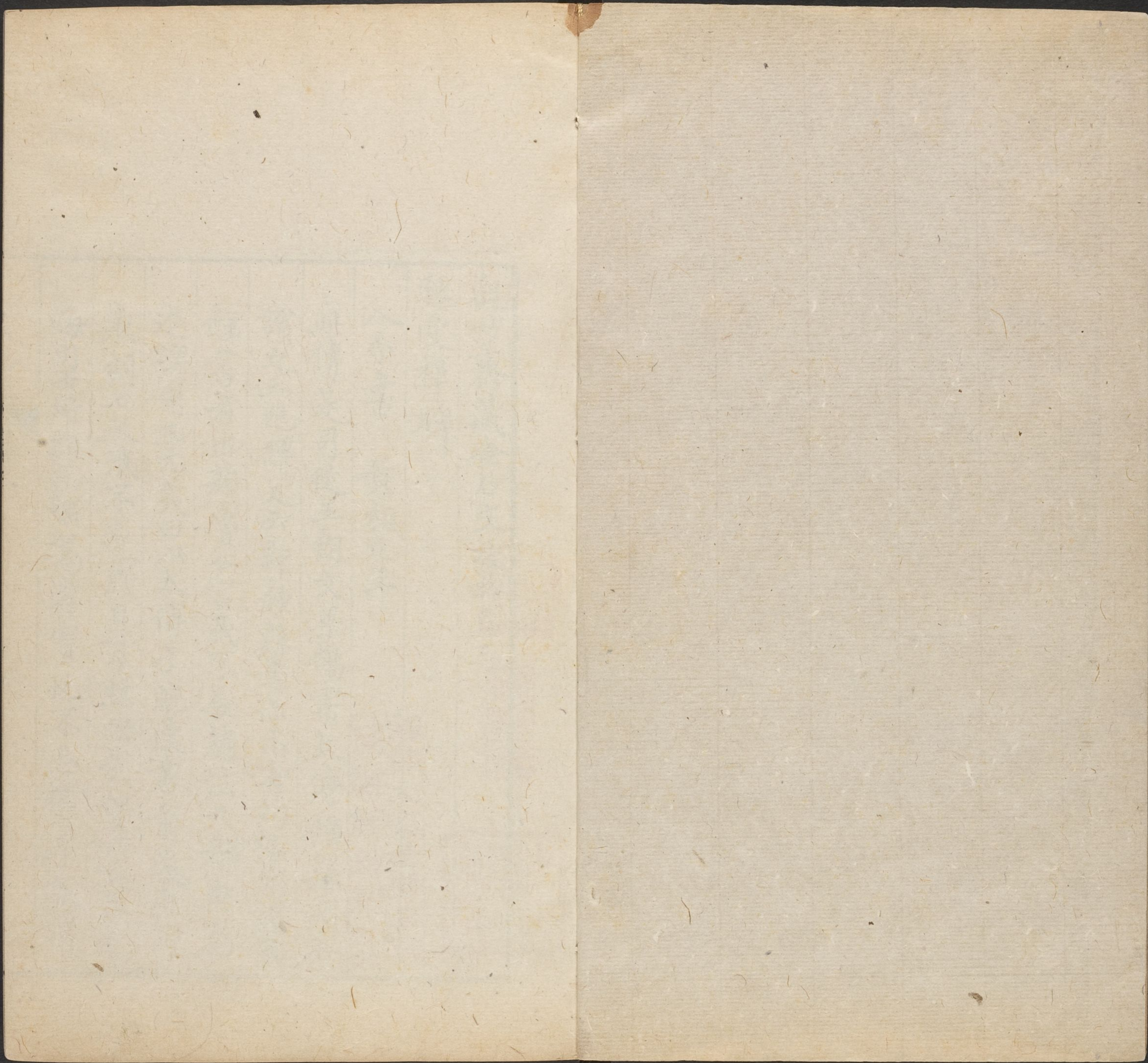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25 1931

2

T 2080
~~CHL 2100.70/4496~~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略序三
魏受禪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
謂之三絕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為
鍾書者出顏魯公言或不長隸法大都與勸
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
表刻七尺琅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
海內士所指而唾罵者實玩不忍釋手孰謂

哈佛大學哈佛東
圖書館珍藏印

尚出

書一統也 石墨鐫華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断裂上有晉府圖
書蓋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遠
漢人雍、雅度衫履自飭亦復矯、銷夏記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跡學
書者自此求之而邈乎中郎可全見古人面目
淵泉其珎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三日記蒼潤軒帖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為王朗文梁鵠
書鍾繇鐫字世號之為三絕筆法勁扶

如鑄鉄所成蓋得蔡中郎之遺意至唐人效之
則流於斌媚矣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也史稱其
文博而富贍觀此碑蓋可見矣 宋學士集

吳天璽元年斷碑

右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
曰大吳一萬方又云天發神讖文天璽元年七月
己酉朔又云天讖廣多不解者十二字嗚呼其
言可謂妖矣據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
言歷陽山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

文今此碑乃在金陵驗其文與吳志所載亦異
莫可改究孫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
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修而假託神怪以矯
誣天命其不終宜矣 金石錄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
然採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絕蕪非
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藉蹈綴骸竊而自私
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
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目之不改不

知當時所定何據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沉
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他不
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
崛前世獨不言象為隸字何也意謂既以書
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
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
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睥睨於其
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
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

今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廣川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傳是皇象書其二段之陰
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為人磨礪幾盡米海岳
志林雜記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
唯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
雄偉後又閱趙明誠金石錄頗載碑所謂上天
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為妖而不著其奇昨
肖甫中丞搨一帋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

用批法而批跋平硬又盡去碁筭蚪環之累隸
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
不可讀而典型盡在因錄之篋中跋尾胡宗
師不著臨池名而絕得魯公宗文貞碑側記
法亦可取也弇州山人稿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識舊在巖
山段石岡山謙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
丈折為三段今其石移置學舍中累之高止
數尺謙之蓋神其說尔碑文倒置錯誤不可

讀今依祥符周在後雪客攷定裝潢之相傳
文出華覈余為雪客撰碑攷序已辯其非矣
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定出
於皇象手跡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
何據 曝書亭集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吳後主天璽
元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
運副使胡宗師輦致漕臺後圃仍題其末
今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

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
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
乃東觀令華覈作黃長睿東觀餘論曰皇
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
若隸若篆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臧氏
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况體兼篆籀誠宜
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
方面背濶書各八行兩傍狹書口行其文書

滿三方而虛其一碑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十
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天讖廣
多曰將軍裨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
章咸李楷賀曰吳寵建業丞許曰等十二人曰
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眼曰在諸石上
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
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猶秦
碑刻制尔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
正與此石類

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蔡岑
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
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邇之妙並用古體俱
足周事

二條金石文字記

右天發神讖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
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巖山後歸
天禧寺又歸壽思亭又移府學後星門
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余屢欲搨之未果今
得觀元白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

之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
白想知之久矣

世稱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嚴文皇象書者
余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
甚詳今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
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庵
楊先生為余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
本余因拓一本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
目附其事於下云

二條蒼潤軒帖跋

周孝侯碑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
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
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
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
郎黃口書名與書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
後人自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
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
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劾節授

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
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架壑
襁負來歸云元康九年目疾增加奄捐館舍春
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
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
錢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
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
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
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

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
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
碑之際而為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
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壑
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原他
文錯簡然攷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
可曉也書結構雖小疎筆亦過強而中間絕有
姿骨皆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
申間又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弇州山人稿

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遂巡甘忍周子隱少年
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為江左名
流頌於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想意欲
適宜興上斬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况
出所藏石本觀之愈為暢快秋澗文雅博達家
有古刻數百種居復近子隱讀書臺旁每風日
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當日丰韻誦少陵蕭
條異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平原文章
會稽字畫夜染而寢恨余不能從之遊也余既

得厭觀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於上捉筆笑曰佛
頭堆糞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出示彼必
連道惶恐殺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蒼澗軒帖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
會稽內史王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
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乖謬已甚然書法
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題元
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
令陳從諫重樹疑文字皆此君偽託尔曝書

晉周孝侯碑今在宜興縣首曰晉故散騎常侍
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
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
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
將軍王羲之書其末曰唐元和六年歲次辛
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
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以下缺張燮
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

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

不讀史者偽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

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二見皆作世虎

字二見一作虎一改作獸基作基豫作預而塗

中亦當作塗中已下辯作塗之非極詳節之碑作塗非也士衡逸

少既不同時而晉以前碑亦未有署某人書者其

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其為偽作也書梁王

彤作彤尤誤金石文字記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

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
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此弇州
山人稿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所論之碑也既云
重樹則舊碑固已毀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
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舊碑搨本皆未之
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右軍行書周
孝侯碑按重樹碑是正書而此曰行書想舊碑
本係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
於好古之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

侍云及撰人書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內史
上無晉字亭林先生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
世基豫字此本基字全文其餘則同重樹碑重
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行
書本疑亦唐人所為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
當是集右軍書也較重樹碑實為過之

光暎識

王公神道碑

王公諱重光字廷宣濟川其號也灤南人仕晉

終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將軍吏部尚書神道碑
是右軍將軍王羲之撰并書之法與聖教序絕
相類缺字約一百六十餘當是其來已久而大槩
記金石文者皆不及此碑何也未紀年月云永和
戊戌正月之吉攷永和無戊戌且年號下不紀歲
年徑書甲子古者無之是則可疑耳此本得自
好古家據云停雲館舊物頗有賞鑒印章
文休承其一也 光暎識

開皇本蘭亭序

蘭亭叙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
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
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
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
武為歐陽詢摹下真跡一等群公聚訟緣此
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證又有五字損
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關有全紛之同
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鍾之為十三跋十七
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 容臺集

王逸少書惟禊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
一百一十七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
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匝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
前本無間焉茲冊為爛溪潘氏家藏序後具書
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模勒上石高顯監刻二十九
字觀者或疑之按棗澤卿博議載有智永臨
本蓋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
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四十年其勤苦若是
且於陳天嘉中繭經真跡曾歸之宜其筆精

墨妙過於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
云永嘉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
置郡齋未有絲興公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
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即永師所
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
眼錄則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攷古之君子可
以釋其疑已 曝書亭集

蘭亭序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
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曹蕭散

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并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被禊之禮揮毫製序乘醉而書用蠶繭經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其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恚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

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此書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參祖之孫廬陵王曹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舍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執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簾受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

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目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舛薈已下瑩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辨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辨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辨才嘗於寢

房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右軍真草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處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息齋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游經壑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處又勅追辨才入內重問

蘭亭如此者三度竟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
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
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暮年又無所用
若為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
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
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執權謀可
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
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
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隨商

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
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
才院心於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
越翼因便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來此鬻蠶
種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
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
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
後無形跡也便留夜宿設堽面藥酒茶果等
江東云堽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

之後請各賦詩辨才採得來字韻其詩曰初
醞一壺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
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冰君有秘術誰
照不燃灰蕭翼採得招字詩曰邂逅款良
宵殷勤荷勝招弥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
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
苦葉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咏恨相知之晚通
宵盡歡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間即更來此
翼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

僧俗混然遂經旬羽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
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曰弟子先世皆
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
隨辨才欣然曰明日可攜來看翼依期而往
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
未佳善貧僧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
辨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
在必是響榻偽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
亡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

来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
故駁瑕拍顙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
翼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
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
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為好也如此自是翼
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
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
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
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

安驛告驛長凌想曰我是御史奉勅來
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
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
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嚴遷家未
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
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
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於蘭亭今
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辨才聞語身便絕
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

太宗大悅以立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
擢拜翼為負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
瓶一瑪瑙枕一並實以珠內厩良馬兩匹兼寶
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恠
俄以其年老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
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辦才不敢將入已
用迴造三層寶塔其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
目憊病不能強飯唯歡粥歲餘乃卒帝命
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

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
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
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
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
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
吾將去及弓劍不遺同執畢至隨仙駕入玄
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
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
嘗為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

稽採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
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
其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
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為相玄所害子孫避難
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
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
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
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畧疏其始末庶
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明溫超等兄弟

其有好事同志者亦無隱焉於時歲在甲寅
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記

唐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余嘗見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
不同然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
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
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
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
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

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弇州山人稿
朱竹垞太史開皇蘭亭本跋云煬帝時又有
大業石本禊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按太史所
跋本是開皇十三年十月上石高類監刻而余得
一本序後書開皇十八年三月廿日無某人監刻
則開皇時已有二本也 光暎識
定武本蘭亭序

蘭亭真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
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何延之記云右軍書

此時乃有神助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祓
禊所書右軍亦自珍愛此書付子孫傳掌
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永付弟子辨才太宗求
之不得及遣監察御史蕭翼以計取之太宗
殁殉葬昭陵及唐末温韜盜發昭陵其所藏
書皆剔出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
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止
矣前輩之言云尔又張芸叟云靖康中有得
蘭亭真跡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

知所在此真跡之本末也

按劉餗傳記與延之不同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不知寶僧智果借搨目不還果死弟子辨才得之太宗見搨本驚喜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高宗以蘭亭殉葬太宗從褚遂良之請也又前輩謂行間僧字為徐僧權 縫吳傳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

然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說蘭亭此真跡之異同也

太宗既得真跡乃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如歐陽率更褚河南庭誨皆曾臨搨傳之本朝者蘇舜元家所藏褚河南臨本也藏之館閣後有崔潤甫李後主徐鉉題者唐儒臣所臨也藏之鄧洵仁家後歸米

氏者諸葛貞所臨也周越所藏者唐名手傳
搨本也蘇舜欽胡承公所藏者唐粉蠟帛本
也夔項年亦嘗見褚河南臨本但經墨皆晦未
敢斷其真贋此臨本之本末也

若石刻則有智永臨本見於周越法書苑褚庭
誨臨本見於山谷跋唐勒石本見於天禧中僧元
霽進唐刻本在泗州杜氏家集古錄四本其一流
俗所傳其二得於王廣淵其三得於王沂公家與
定州民家本無毫髮之異其四得於蔡君謨

家自以為盡於此矣厥後京師別本刻定本出

逼真成都刻蘇氏本洛陽張景元劖地得石
本此本獨無僧字宋元章父子自刻板本號三
宋蘭亭今諸本皆罕傳而海內妄刻無慮百
本獨定武見重於世耳此石本之本末也

自昔相傳以定本為歐陽率更所臨石晉之亂
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
光死遂棄此石謂之殺帝林本慶曆中士人
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守定武李

生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地中別刻本以獻
李死其子乃出石散募售人每本須錢千好
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縉無從取償
宋景文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石匣藏庫
中非貴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
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斷損湍流帶石
天五字以惑人碑目云斷損再刻以為識殊有
典型余嘗得損本較之字差肥而刻畫明白
此說信矣大觀間詔取薛氏所藏石倉寵置宣

和殿內丙午寇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矣或云
嘗置艮嶽瑪瑙亭亂後宗汝霖居守東都得
之以獻思陵維楊南渡第卒失之後向子固帥
淮南密旨搜訪真索不獲此定本之本末也
王性之云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遊士携此
石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水清以獻子京愛
而不敢有也留之公帑又據蔡條所記國初
有著說者謂偽吳時遣內客省使高弼聘
於蜀弼以石本獻於孟氏世子乃右軍在時刻

於蘭亭者定本即此石也錢氏末天下一統而定
武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及後
戶絕沒官因置諸定帥便坐壁間孫次公侍郎
帥定日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
或謂石歸薛氏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詔索諸
尚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矣乃更取薛氏
石入御府此定本之異同也

蘭亭之說略備於此矣今世傳定本雖肥瘦不
同只是一石但帝有精粗石有燥濕墨有濃淡

故尔然有鋒芒稜角為上若五字不損乃熙豐

前本尤為可寶或謂石歸御府時薛氏父子

意欲取捷以三重帝拓既入石有深淺故字亦有

肥瘦此亦一說也夔嘗疑前輩不專尚定本定

本之重自山谷始近見劉清卿出學易所藏

洛陽斲地本但手大十餘字以定本較之宛在

其下乃知前輩所見者博矣嘉泰壬戌八月

八日番易姜夔堯章已上蘭亭攷

王右軍蘭亭草號為景得意書宋齊間以

藏秘府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
蓋有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燬蕩千不
存一永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
唐太宗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
以之書家得定武本蓋仿佛古人筆意耳褚庭
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
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
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
此本以定州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
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
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耶二
條黃山谷集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
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止在人間者有數有
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
有鑿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

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
獨孤乞得携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
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
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
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展玩何以
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

蘭亭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之有之石刻既止

江左好事者往之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
贗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
者於墨色帝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
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
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
佳本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
石本中至寶也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已日少而識真者
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
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曰其勢而用之無
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經有厚薄
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
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其知書法者一
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
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實惜如此誠不易

也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
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窓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
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
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
能寶藏如此為之感歎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
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

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
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
字非不古而乏後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
可失也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
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

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以

上趙松雪諸跋

桑世昌澤御蘭亭攷定武禊序李學究殁
於妓家時定帥宋景文以入官庫此真本也名
玉石蘭亭薛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別刻
置公寢師正數日乃悟曰頗瘦此瘦本也紹彭
又刻肥本遂缺真本湍流帶暎天五字易之以
歸謂之公庫本真本則名五字損本公庫本
宣和中入內府繹曾見定武多矣唯鮮于伯

機郎中趙子昂學士二家本叙字波脚作
 螳螂肚形趙本墨色頗晦鮮于本膠礬得
 所最為精妙欣字脚作九轉折餘所見皆
 肥瘦本身侍御王公得此真玉石本有紹興
 希世印淳化榮芑跋右丞東平性齋馬公為
 饒州仲山校書并西王公之子慶皆今代絕識印
 誌唯謹叙字波脚正與鮮于趙氏本相同真
 百世奇寶也陳繹曾記 六研齋載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為第一金陵清涼本為第

二其定武本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宋宣和間
 於薛珣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存正清涼
 本洪武初因寺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
 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正
 格古要論

定武以玉兔金龜為證此不足證、當以拙如推
 含蓄如瑣窗處子一字一換轉禿毫之致可掬
 也此本柯丹邱家藏余以三十四千得之王子廓用
 四十貂皮易之 邢子愿跋

蘭亭蘭帝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
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
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
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
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於嘉興疾呼蘭亭
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
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曰印仕元子固不
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於坐以余觀袁伯長
跋禊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

有官印然則子固卒於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
誣矣茲來柘湖觀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
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於
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曝書亭集

東陽本蘭亭序

按王劉清揮塵錄云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裕陵
取入靖康之亂金兵悉取御府珍寶而北此石非其
所識獨得留焉適宗汝霖為留守見之併取內府
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駐蹕維揚得而愛之置

諸左右踰月金兵至倉卒渡江亟奔杭州遂失此石
及向子固為揚師高宗令冥搜之竟不獲茲余塚
之兩淮運使治維揚石塔寺者古之木蘭院也寺
僧浚井掘出此石缺其一角字多剝落然書法道
勁較之世傳歐陽率更摹本逼真遠甚其紹彭
所易高宗所失者與改得紹彭易時鐫損天流帶
右數字果然因稽來歷此石失於宋建炎己酉至
我明宣德庚戌實三百有二年矣嗟之此石一物也而
得失有時向以亂季而失今以盛世而出豈偶然哉

日記其顛末以告來者 何士英跋

瘦本定武帖缺角處有柯九思印蓋其所藏也姜
白石言蘭亭石本以有鋒芒稜角為正此本若羣
帶右流天五字已缺而鋒穎神采奕奕搨法之最
工者也濟南邢子愿曾翻刻之視此相去千里矣
甲午始來余家余曾題之云昔人謂評蘭亭如
聚訟其實有不然者蘭亭之有定武如眾星之
有斗群峯之有嶽也舉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
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見神力俱足而不以力

見所謂純絲裏鉄此其是矣宋人極力規撫不下
百本或學其純絲而失之嫵媚或學其裏鉄而失
之硬直即面貌已遠况精神乎此本在趙中舍士
禎家濟南邢太僕得之太僕後歸於新城王氏兵
亂淄川人以五斗米易得携至京師不知重也劉
安邱見之歎賞其人乃珍秘之時余物色定武帖
不得再四購求不許其人愛余唐人維摩說法
圖及宣鑄乳鑪乃彼此相易未幾趙子固所藏
五字未損本亦至子固本肥此本瘦盖經有厚

薄溼燥之不同寔一石也於是字內秀氣盡在我

几研前矣 銷夏記

往有吳寧之游訪及蘭亭石刻金職恭語余云
曩者某令去任時昇此石而去庠士三人追之及以
爭奪致石碎為三矣三人各藏其一於家搨則合之
搨畢仍各歸焉以故搨之不甚便蒙以一本贈余
謝以詩有湯言優孟衣冠是須認廬山面目真
之句據職恭言他刻多唐人臨本此刻摹自真跡
也心齋筆記

余所得定武蘭亭一本前有定武小字一本前有定武蘭亭四行楷字內缺三十二字一本前有定武蘭亭四小字有神品二字小印一本前有定武正本四字有賈平章家藏六字一本有唐模瘦本四字一本前有臨晉王羲之蘭亭叙八行楷字一本東陽本有何都運跋又有前無題字後無跋語者數十本肥瘦不同各見妙趣所傳薛紹彭刻損湍流帶右天五字蘭亭攷所載諸家之言皆然按東陽本湍字不損羣

字則損銷夏記所云是也何都運跋中但云天流帶右亦不及湍字光暎識
賜潘貴妃蘭亭序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熹嘗見三本帑墨不同而字跡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奇秀渾成無如此搨陳舍人至浙東極論書法携此本觀之者來後世書者刻者不能及矣亦可為一慨云淳熙壬寅歲湖

東提舉常平司新安朱熹記題帖後

此契帖所謂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秘殿
圖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
裝璜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邱題仲
穆諸公跋末又一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
鎮山門按趙吳興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內稱
吳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
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賢
不肖可知也此本為六觀堂周氏世藏豈真北禪

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攷証
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
云字微帶肉頗可據他未必盡尔又中所註曾
字乃作一鈎磔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
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
秀天真爛然又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
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復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
一再題皆謂定武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
書史稱涇州杜氏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

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
云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不及余家
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尔即世所聞三米蘭
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筆活
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僧付東屏一跋
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
聚訟吾嚮者不熟律湯為長歌遂作一番錯
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弇州山人稿
閱前人跋語監本東陽本皆為定武凡屬云定

武者字形一同止分肥瘦此本字形迥異全似聖
教序宜非定武矣朱文公題語定為定武本必有
所據則凡世人所謂定武者非矣而趙文敏借東
屏本不與獨孤有借因歎其賢不肖則獨孤本
宜與東屏本同而文敏所臨本字形又悉同於凡
世所云定武者雖定武云有三本又云悉一石所摹
不應不同若此是彼非彼非此是未能折衷敢質

諸高明 王典在跋

此本前書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後有老僧付

東屏跋有朱文公跋余觀此本筆法殊類聖教
朱夫子所謂奇秀渾成者也又一本前無題後
無跋者筆法相類而意思更古有長洲王祖枝
墨筆跋最稱賞之又一本前有賜潘貴妃四字
者甚不佳 光映識

監本蘭亭序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
今虞褚尚有墨跡為好事家所藏以余所見聲
價俱重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稷

帖石刻以定武為正嫡子孫石晉時為契丹將去
帝犯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榻本皆屬之定
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
一石其行款肥瘦與定武畧同說者遂以為真廣
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時吳中韓敬堂
宗伯為祭酒榻得數百本以貽友朋今石已敲
摹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榻已不可得矣今
曰褚摹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本紛翻刻
幾數十種又出宋世昌蘭亭攷之外不可勝紀

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飛鳧語畧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為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潤行有斲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帝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

得楔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畧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尔 曝書亭集

蘭亭序以定武本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國子監一石為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来元史周伯琦傳言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千字文刻石宣

文閣中意此伯琦所摹後人因閣燬而移
於此也 金石文字記

此本明初出於天師菴土中送置國學字法道秀
氣味淳厚宋人諸家所臨遠不及矣每疑燕京自
石晉沒淪於外境此石何時所刻何時入土定在石晉
以前姜堯章云定武本在官庫中熙寧中薛紹彭
刻一副本易之取原石刻損五字以歸此本五字未
損或薛氏所刻副本乎又云大觀間詔取薛氏所
藏石龕置宣和殿內丙午寇至與岐陽石鼓俱載

而此今石鼓具在而蘭亭何在此本五字未刻損
非薛氏所藏石也蓋定武今之定州也去京師不
遠薛氏所臨副本金元人移之於此理或然
也 銷夏記

國學本相傳即是薛紹彭所刻攷紹彭欲易真
本別刻一本其父師正不辨其偽數日乃悟曰頗
瘦則此本幾可亂真矣紹彭又刻一肥本今國
學本是瘦本非肥本也 光暎識

天曆之寶蘭亭序

唐相褚河南臨稷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
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
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
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
采奕奕可想見右軍真本風流寔為希代之
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為心開
至於手臨不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 容臺集
董文敏極賞此帖墨跡余收得石本所云天
曆之寶及諸小璽皆存而宋跋不存焉此本

肥而有骨逸而不佻可想見墨跡之妙摹刻可
謂最工其年月無可攷石微有損壞大抵元
時所刻也如在明代則以宋學士之題跋豈不增
重而乃刪去耶文敏不言及石刻或偶不及
見此且自跋墨跡不言石本固無足怪耳 光

映識

神龍本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
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止

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執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惟仿像得真為最佳也 廣川書跋

評契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跡存項子京天籟閣今授其子德和鏗諸石康熙壬子夏余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畧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曝書亭集

神龍蘭亭吾邑項氏刻石有項氏印記今歸潛采堂朱氏先有刻於烏鎮王氏者有王氏印記此二本前後二小半印神龍二字而余又

得二本一則前有左半印後無右半印或搨者遺之一則前有左半印而右半印在中間此其異也四本皆佳尤以半印在中間者為最每一展閱其恬靜古穆非諸刻所及又有李氏續帖本萬曆庚戌年刻似從此本鈎摹者已損其妙

光暎識

米趺褚摹蘭亭序

蘭亭叙以行款為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珮帖乃知續鳧截鶴皆不為害容

臺集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豫章次之劉無言重刻張澂褚摹蘭亭為第一本今此帖稱張澂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契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為米元章趺及質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

契帖之下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
汝南裝觀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
英景間吳中陳祭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
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鈎入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
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跋而增
元陳滌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窺身
失後數帋耳陳滌書尚固未登石也余時
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
不及遠甚又踰年撫都元敬書畫見聞

記云祭酒沒此卷燬於火余悶不能已然怪所以
存此五跋者蓋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跋以授
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內有
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光臣手書杜祁公蘇才
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
字攷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光光秘記數
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
本輕後自肆至米跋翻之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
此然亦不敢出入乃尔意米老嘗別為贗本以

應人又懼異時奪嫡故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
書畫船其自叙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
徐熙梨花易之損索裝矣能無作此狡獪
也余不足言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諸老先生
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張本以歎夫真
賞之不易得也余贗本為友人尤子求乞去余
笑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弇州山人稿
褚摹契帖先是宋張激刻石所謂循王家本也
劉無言重刻明英景間陳祭酒緝熙又刻王

氏鬱岡齋帖亦有之余所得本米老題較王本字
句之不同者甚多竊所不解又容臺集言元章
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珎帖而王本與余所得
本皆非袖珎有作袖珎者海寧陳氏刻入渤海
藏真帖中近又見劉孟倬方伯所刻其所題
與王本同按王弇州題褚摹契帖有云意米
老當別為贗本其言大抵不誣所以題有不
同又有袖珎非袖珎之異耳余所得本所題與
弇州言少時所見者合微有漫漶而古意

蓋然即非宋刻亦自可貴余姊夫王典在之凡
蘭亭本領字無山惟褚摹本作嶺孫北
海所刻既稱稊帖領字從山本固別其為褚
摹也 光暎識

潁上井應蘭亭序

此石出最晚萬曆間始有得之於潁上井中
者與黃庭共一石不知其刻自何年風骨完
美意態斐然余初見而大驚乃托之同籍
田寧二君致本甚富及海內漸知有此刻搨至

集四十年來石損壞因有持示余者大非昔日
出井之初矣余倍為惋惜幸其蚤致有此也
大抵蘭亭之患在模多字形空存全無
筆意而右軍之妙在筆意字形非所計
矣如此安見右軍於蘭亭中乎則此刻之
勝俗所借名定武者多已况刻即潛于地下數
百年是起古人於旦夕寧不為書家奇選
耶 墨林快事

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

人採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石所刻黃庭經
 蘭亭記皆宋刻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
 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
 頗似耳辛卯四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嘉靖八年穎上村民耕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
 不省視送之學宮學官亦不復省視齋夫移
 置鄰壁磨房凡來磴者俱坐其上真如明妃
 嫁呼韓有餘辱矣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
 蒞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尹龕諸明倫堂

容臺集

中黃庭另一石龕左右列此本搨法不減周藩
 東書稷序初搨墨光如漆何必李廷珪潘谷
 乎 邢子愿

嘉靖中穎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并函一石
 上刻蘭亭黃庭經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
 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
 小印之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者定為褚河南
 筆目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宮事或然
 也初搨不數張帑惡而字甚完好次搨帑墨

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為一俗令
 妄補大可憎且搨皆竹帛草畧殊甚僅存
 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帛者亦不易得余
 游金斗時得一本猶是次搨固足寶也鈞廊
偶筆
 潁上縣玉版蘭亭黃庭本出井中藏於縣庫
 後又摹刻一本寘文廟中明末流寇之亂庫
 石碎於賊惟摹本尚存學宮居易錄
 此帖鈞廊偶筆云始搨字甚完好次搨類字
 已殘缺補之者可憎今則石碎久矣不言缺字

余所得本缺二十七字而無碎石痕跡當是原
 刻所缺類字誠可憎知是次搨也字畫圓勁
 流整意有餘閑美無不具字缺何害其為
 善本乎後有李陽春補全本改補類字亦不
 佳各刻類字行書李作正書一誤正書米下
 从大而李因舊補从女又誤又名為補二十七字
 實則通本重摹而刻之筆法殊嫩遜缺字
 本多矣余處有白榆徐先生臨缺字本墨跡
 可知此本固書家之所重也家藏此帖有三本

其一稍覺漫漶蓋次榻亦有先後耳 光暎識
宋憲聖吳皇后蘭亭序

慈福皇太后

高宗內禪稱吳皇后為太
上皇后名所御殿曰慈福

喜親翰墨

尤愛蘭亭常作小楷一本全是王體流傳內外
故陸升之代劉珙造春帖子有云內仗朝初退
朝曦滿翠屏硯池冰不凍端為寫蘭亭

宋世昌蘭亭博議

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
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墨文知為中宮

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 蘭亭攷

東書堂帖初刻無此本蓋後人續入汴人傳

聞乃先憲王宮中人所臨後人悞收傳以宋后

然莫可詰也攷之蘭亭各刻中元自有小字

一本比世傳定武微減細豔冶明媚如不勝羅

綺或藩府兼有此本遂疑以為婦人之書與

然蘭雪軒蘭亭至五六本此獨不在焉何

也集中又有徽主一臨本樸直窘急大不及

此則人之材質已定即前規在目固有不可

强者乎昔永赫集古錄以高氏兩碑為婦人
僅見豈生此一班以是奇話耶乃書苟可取
不問其婦人與否總之宇宙之靈氣耳 墨
林快事

陸玄素摹唐摹蘭亭序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序唐太宗既
得蘭帝真本命當時群臣能書者搨賜
諸王余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
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三三身此卷自褚

河南本中出飄撇醞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
之習為可尚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
本之法寧知蘭帝龍跳席臥之遺意哉
繭經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可矣唐
摹世亦艱得之保茲卷勝世傳石刻多矣
當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為然 柯九思

先兄子順父得唐人摹蘭亭序三卷其一迺
東昌高公家物余竊慕焉異日兄用河北鼠
毫製筆精甚因念常侍先師筠菴姚先

生文敏趙公聞雙鉤填廓之法遂從兄假而效之前後凡五經兄見而喜輒懷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此於兄故隸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復生唐摹不復見予年已中亦不復可為撫卷增歎陸繼善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文敏公所臨稷帖未嘗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之風神峻發又絕異欲以參較之而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黃潛

蘭亭蠶經固不可得見苟非唐世臨摹之多後之人寧復窺其仿佛哉今觀陸之素雙鉤一卷筆意具在展玩不忍舍置也

倪瓚已上四跋皆刻在帖本

薛稷臨蘭亭序

薛少保臨本罕見於評論唯沈景倩飛鳥凡語畧謂蘭亭自狗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以薛四臨本云云按唐書本傳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仿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又書浙云薛稷書師褚河南尤高綺

百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今觀此帖洵然光暎書
小字蘭亭序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本其客寮瑩
中縮為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
已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為蠅
頭體第非定武帖耳容臺集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
為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
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

嘗為之宋景定間賈氏柄國凡蘭亭遺刻之
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

且題曰秋壑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王忠文集

董華亭縮褚摹本猶未為蠅頭也趙松雪

有蠅頭書刻在麻姑山顏碑之陰近陳香泉

太守臨玉枕本字樣同趙而筆畫更細其首

跋云臨有三本余所得石刻蓋第三本筆意

舒展自如若絕不知作小字者以視前賢有

過之無不及也曾于坊間見翻刻本遠不如

此矣 光暎識

草書蘭亭序

余初見此帖大駭。論與右軍存跡毫髮不相似。其縱橫生穉。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晉策處小近筆陣圖耳。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後主所後穀之裔孫遺之。且云迹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蓋陶性貪甚而寡識。

又以豪壓李主所以勾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偽書。裝潢古色。以戲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文不察。最後降虜。強作解事。引沈學士饑鷹夜歸渴驥奔泉語。災之石俱可笑也。世固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於璞哉。舟州山人稿

宋搨黃庭經

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

造好古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
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
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
擇焉世傳王羲之常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
耶 集古錄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榻或刊刻皆心書蓋
六朝及唐人轉相摹仿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
工字勢源仿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
傳黃庭真帖為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
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
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
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
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民以傳孔默後
為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以真誥
校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
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
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
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

卷三
云山陰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
河上公老子繡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
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群以奉於
是羲之便停半日為寫畢携鵝去而晉書
本傳亦著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
贈身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
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
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
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

前故未之攷証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
黃庭但得幾篇即為國寶遂悞以為逸少
書李太白咏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
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
之第云數經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
覺其謬與然今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
寧以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
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單廓
未填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

黃庭中有五行為周越摹換之今歸御府矣
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論之東觀
餘論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為

精刻乃其辨黃庭經一節實欠詳審已下述伯

思所云余已全錄之於前故刪去伯思自以為至當矣不知右軍

寫道德經換鵝又寫黃庭經換鶩自是兩番

事而太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真滿洒在

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

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一云

鏡湖清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

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實互用之也

攷道藏黃庭有數種有內景黃庭有外景

黃庭又有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

魏夫人所出乃內景一種係楊真人義寫其

外景經元君所作先出行世右軍所書兩不

相溷也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

載右軍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

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跡自在又武平一
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
遺者六十餘函有黃庭何所復疑哉他人無
誤正伯思自誤耳 六硯齋

右軍書黃庭經有以時代置啄者有謂為吳通
微筆者如黃伯思董道輩要是膏中微
有書眼中無珠耳無論陶通明啓事可據
試取宋搨石本觀之唐以後人能辨此否也趙
吳興臨筆精微之甚第不可合者合之則石

本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臨本或不免羊欣之歎
耳吾此語殊有意須於宣城諸葛家叩之乃能
得所以 王弇州題

昔人謂右軍黃庭不傳世而傳者乃吳通微學士
書余所見多文氏傳雲館本往々纖促無漫遺蘊
以為真通微贗作及觀此宋搨乃木本耳而增
損鍾筆圓勁古雅小法楷法種々臻妙乃知傳
雲自是文氏家書耳且通微院吏體安能辨
此後猶耶曹君其寶之異日受白雲子訣見

飛天儼人鸞鶴時更當一大快也

黃長睿以陶隱居翼真檢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授弟子楊君黃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史時右軍歿已二歲為辨然隱居上梁武書云逸少有名之跡黃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癡人說夢也第唐人謂是換鵝經則可笑身此本本宗搨摹拓展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子弟猶可想也

二條弇州山人稿

褚登善於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論缺過半樂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經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余嘗論周公孔子之文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眾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束中審視之佝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

京名手所鑿亦名手所拓洵銘心絕品也已曝書
亭集

賴上井應思古齋黃庭經

黃庭經以思古齋刻為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
熙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為唐人臨
右軍既閱竟中間于淵字皆有缺筆蓋高
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身小字難於
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為貴顧世人

知者絕少能於此卷細叅當知吾言不謬也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像贊小
異宋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
已非右軍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
綠綾臨本致佳耳

此搨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
之今歸問卿收藏弇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本當
作飛天僊人者是在問卿矣 已上容臺集
余所蓄最淳古黃庭既為海內鑒定家評

為第一矣嗣又得頴上井應本與稷序共為一石似宋盛日所刻故以金齊之亂沉井中耳此石字體大不類淳古文纖利細帖却最與內景全本相似蓋在梁陳時書者不一臨者亦不一又可信黃庭之不出於右軍也而此與稷序一石又以明宋以來人漸以之屬右軍矣而東書堂帖遂又以内景予右軍今人知內景之非會稽而不能決此之非王也然字實可以名之王而無忝則王非王何害况古人已有信而好之者余

乃仍之王籍亦猶東書堂之志也 墨林快事

右軍筆陣圖

筆陣圖有二本一本刻自周邕者小類歐陽率更偽本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數行之後筋筆橫出至訛張昶為張旭蓋亦非真跡也或云出江南李圭手李用筆疎而婉媚此則道勁有格恐亦非宋人所可到也 弇州山人稿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天祿識餘

舊搨玉版十三行

此刻傳為賈秋壑家藏武林陸正伯於葛嶺掘地得之石色如瑪瑙其應嶽崎不平作架扶之乃可搨耳余所見十三行頗多求如此帖光采陸離殊不可得惠余者邵子在三也併紀以志感行童錢光繡書於孤竹菴

墨跡跋

翁藏玉版十三行

陸冰修先生云賈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鑄於

于闐碧玉萬曆間或從葛嶺斫地獲之歸恭和令陸夢鶴朱文盡云此非宋刻也乃錢塘洪清遠所刻余從祖四桂老人親見玉工鐫字是二說者向未知其孰是甲申三月於維揚吳禹聲家見宋搨本與此纖毫無異但我字戈法尚細宣和印宣字尚全身始信宋時已有此刻若洪氏本亦於維揚杜氏見之妍媸不啻霄壤文盡從聞四桂老人之言遂誤認為一不知其又從此本翻刻也至陸說余亦未敢深信蓋此

刻獨有宣和印而無悅生長字印又無米友仁
跋與容臺集所載秋壑家晉時麻牋不同豈
秋壑所刻非麻牋耶抑此玉不刻於秋壑而刻
於宣和耶自泰和後又經觀槁葉氏王氏數年
前轉入京師主者意欲問售余謂同里諸公曰此
吾浙舊物也豈忍使之流落於此蘿軒先生遂
以重價購之乙酉丙戌間余客閩中蘿軒則暫
學嶺南貽余墨榻數本且屬余改其源流
目為述所聞見如此若夫字之秀勁圓潤行

世小楷無出其右者趙文敏題曹娥卷云親見
呂仙間吹玉笛余於此刻亦云

楊可師跋

右帖圓勁瘦硬運腕靈活剝蝕之餘弥見精
采其為宋刻無疑非近代所能規摹也得
吾友可師論定益信癸未之春持節嶺南携
之行篋至丙戌立秋日謝任蕭然無事以端州
一片石識其本末後人其慎守之無忽

翁羅軒跋

王子敬十三行

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

有本此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
紹興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
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跡宋末賈似道執
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于後則
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
前仍依紹興以小篆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
後以悅生胡蘆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
數年前竊祿翰苑日在都下見此神物
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顯委曲購之既而孟頫

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陳公書并此
券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也陳公誠磊落
薦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因併及之
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閏五月
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蟹完然是
唐人硬黃紙所書帙畧高一尺來六同十三行二
百五十字筆畫沉着大之韻勝余屢嘗細觀
當是唐人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

字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為真跡者蓋晉唐帝異亦不可不知也

二條松雪齋集

子敬能作方丈大字觀其細書巧妙方丈不足為大令右軍法雖同其放肆豪邁大令差異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絕迹也治平三年三月廿

八日襄 刻帖後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

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跡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搨為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踈雋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謬也

容臺集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中章氏者雖結法小異翩有格外姿態昔人評右軍洛神如凌波儂女今絕不可復得

觀此髣髴遊龍驚鴻矣 弇州山人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觀此髣髴', '遊龍驚鴻', and '弇州山人稿']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序四
塵鶴銘

塵鶴銘攷汪退谷太史二編最為詳核今依其本錄之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奚奪關一字當甲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

之下仙家無關四字我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

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邱關二字當有余欲無言尔雷門二字

去鼓關一字當作華表留關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

冥尔将何之解化關五字惟寧後蕩此字不全又關五字

洪波前固重局右害并日又關華亭爰

集真侶塵尔關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

知其次邱字非銘文奉今上欽定字後同

右邵資政攷次塵鶴銘文附東觀餘論卷後

按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

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塵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關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關一字當為亭甲

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關一字當為寨廓

邪奚奪關一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山之下仙家無關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

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關二字余欲無言關三字當有去雷門二字

鼓關一字當為華表留關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尔

将何之解化關五字惟寧後蕩洪流前

固重局右

此六字不完又關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塵尔

兩關

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

丹楊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張子厚記塵鶴銘文載廣川書跋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

也

按此本惟寧上云一字不完又關一字邵本云

關五字今現存石惟寧上有厥土二字原和

關一字邵本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邵本云不全五字又關八字

此本云不完六字又關八字今現存石上有奕壇

勢掩四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得字有

之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

鶴之處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

唯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尔歲辰鳴語

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
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尔也何明爰集真
侶塵尔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楊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金山經度唐人書塵鶴銘文刁景純所得
亦見廣川書跋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就金山經度
中得之以校邵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為多
其左取曹國則張力臣圖內取之以補原文

其西竹法里四字則鏗取之以補殿土之上山陰
二字取之以補奕壇之上者也景純名約

塵鶴銘 華陽真逸譔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
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
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我傳尔銘
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

義唯彷彿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惟寧後
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
真侶塵尔作銘丹陽外仙尉 江陰真宰

右輟耕錄塵鶴銘文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下少一字銘
文較俗本不同二句俗本云出於上真此云我傳
尔銘俗本云紀尔歲辰此云尔其藏靈未下
華亭作歷下爰集譌奚集惟留聲作留
形我惟作義唯與邵張二本不異至我傳

尔銘塵尔作銘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
然也

塵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申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獲之
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
無言紀尔歲辰玄門去鼓華衣留聲我唯

駟騁事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
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
塵尔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峯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右近代流傳塵鶴銘碑刻文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烟堂法帖中
者也以較鎮江府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峯
山以下至立石十五字耳又按丹徒縣志載宋咸
淳間所存者其文亦同玉烟堂本惟題名峯山

徵士仍作徵君與今現存石字不異耳

按此文較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譌
舛張力臣辨之最詳其上皇山樵下有逸少二
字此緣潤州因經以為王右軍書故遂增入其
傳已久當不始於玉烟堂也大槩前人不曾按
原石地位故所補字多少不同如序內仙家下
添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七字浮邱著
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與原石地位不符字
之錯訛又其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列於前以
備參攷其邵張二本雖缺字數尚與原石地
位不亂銘文共二十句後二本只十八句也

右廕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
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
往者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
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
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
類羲之筆法而顏願魯公不知何人書也

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
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刻前後有人同斯號
者也集古錄集本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
時模而傳之往者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
幾而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
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
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顏願魯公不知何人書
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銘其所

作也 集古錄真蹟

按此碑原文首尾不足二百字文忠以為所得六百餘字蓋傳寫之誤當時所得祇六十餘字故東觀餘論以為印書者誤以十為百也文忠以華陽真逸為顧况道弼真跡云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得唐人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此為定論即歐陽集本亦自改真跡云不敢遽以為况也

此瞻云皮囊美顧道士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新為記仙鶴飞来始有銘正用塵鶴銘事右近出逋翁肯以對莊子乎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塵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塵鶴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黃山谷題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塵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

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
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乎無以應之
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山谷題樂毅論後

頃見京口斷崖中塵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
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
畫也若塵鶴銘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
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塵
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

在四五間

山谷書遺教經後

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塵鶴銘者至矣直以為
右軍書不疑也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為
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數之
深可一笑

東觀餘論

按鶴銘定為陶弘景書此發於黃祕書也而
茗谿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
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

在華陽得許揚顏三真跡顏最多而學之
故蕭遠雅淡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賞知景
若此故以塵鶴銘為顏之第余初曾見知
景書未敢遽以為然按此則沈存中固疑
非知景書矣

右塵鶴銘資政郃公充嘗就焦山下缺石攷次
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關之故差可讀然文
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心此百餘字尔而歐
陽文忠公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只得數字

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
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此
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
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
塵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顏顏魯公又
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
字法殊類陶知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
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

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麋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

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間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間居時不在華陽以是攷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東觀餘論跋邵資政攷次

按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真逸者固隱居之別號矣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攷銘引雷門鼓事按

臨海記昔有鶴晨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
鼓聲聞洛陽孫思所鼓鶴乃飛去思起兵攻
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所
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有遽取以為引證
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
陽真逸為陶隱居或庶幾焉

余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
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
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

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
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
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身東觀
餘論與劉無言論書

按劉無言疑為王瓚書而黃長睿駁之是
已然此銘斷為六朝人書即逸少與右軍同
號亦決非唐人此又誤也

山陰不見撰鶯經京口今傳一作新傳塵鶴銘
蕭洒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

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鈎鮮尚青我久臨池
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蘇子美寶墨亭詩
集本原題云丹陽子高得逸少塵鶴銘於
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
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為之作記遠來求詩
因作長句以寄按此則直以為右軍書矣別
本今傳謚空傳集仙作記謚謫仙作郝蘇
尚青謚跡尚新

師示以塵鶴銘辨今日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

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

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

寶俱萃於焦山之下矣

趙潛題僧室塵鶴銘辨

按此亦以銘為右軍書也

鎮江府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
菴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
水落始可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塵鶴銘今存於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畫
於此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

三十餘言而所止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
行之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
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范禕
子厚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
亂石間表留惟寧十字
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
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
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
樵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攷者次序之如
此其間缺文雖多如華亭寮廊之類亦可

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學子厚記

張子厚跋
銘文列前

塵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於崖石久而崩摧
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
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悉而卒不
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
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攷其歲月雖不可得
然此山之摧裂圯堦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
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
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

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顏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况不知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况書將於是有取不可得也往時邵興宗攷次其文缺罕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學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缺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刀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廬鶴文以按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

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攷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按之為行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歟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泐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廣川書跋張子厚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廬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製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號然逸少通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攷次其年

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
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
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速早八年辛亥
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
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於貞元末
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
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况當况稱其號
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
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

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
今日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卒於朱方壬
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二年也隱居
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
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
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
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
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
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

識其姓名類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
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
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類梁世書
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余求銘後
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
梁未久可攷而知也 廣川書跋黃學士銘後

按東觀餘論直以為陶弘景書而廣川則以
撰人為弘景而書者乃上皇山樵固非出於
一人也

右塵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
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
余遍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
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尔不知歐公何所據
也 金石錄

焦山塵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
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
丞相不以為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
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司參軍王瓚

題名小字數十與麈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攷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矣

蔡佑雜記

按廣川跋璣為貞觀中人此云兵司參軍則又得其官職矣

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眾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

豁暫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墨莊漫錄載王璣詩

按大石山人麈鶴銘攷載王璣詩祖四句云宋尤文

簡公云麈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

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

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

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

云丹揚掾王璣作

京口志作江外水不凍冲際無目依

宋魯叟潤州類集以麈鶴銘蔡邕焦光贊

江淹焦山集王璣詩為山中四絕

余淳熙己酉歲為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
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
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
余不信然遂挈舟再歷觀崖間尚餘茲山
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
水落時亦可摹榻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
學士張子頴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
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
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

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
見者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近
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
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焉

子嚴題

按宋淳熙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但不知置
之何地又不知何時復沒於江也

塵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
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

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
祇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兩字去
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 雲麓漫抄
此條此瞻所採云此碑殘缺之所由始也余以為
此碑一毀於雷再毀於人其攜去者已莫可
踪跡而所謂通判東廳本又不知何往矣豈
不惜哉

右廕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
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長睿東

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是決非王右軍書又
疑華陽是顧况道弼又疑王瓚書皆非睿
字長孺弼雲林子邵武人又董道書第六
卷載南陽張學子厚所記取其可攷者次第
之又董君自書其後云余於崖上又得唐詩
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
知君字彥遠弼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
極第二卷論廕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因
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弼也

蔡君謨曰麋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麋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麋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為陶弘景及以白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攷之一本山樵下有書

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張壘本作丹楊外仙郤元本一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二可也

耕錄

按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古凡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

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
有定莆田人

按張力臣麋鶴銘辨云丹察陶南邨輟耕錄本
亦有不同諸句末又云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
模印以稽其得失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
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也

麋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
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
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

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
為王右軍至以魏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
能也歐陽永叔疑為顧况尤無據黃長睿謂
為陶隱居又謂即丹楊尉王瓚腕力弱不
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
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
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若手不隨者恐右軍
不得尔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
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愛之得無作

捧心鄰女郎

焦山塵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况或謂
即王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
能而茗溪漁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藏舊
搨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守模之壯觀
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刻葉伯寅嘗從
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挲
久之不及搨時之悵恨昨年秋得表尚之本
僅十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若

子清言為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
亦寄渭陽之思於朱方之化耶二條弇州山人稿
檢東坡集無稱塵鶴銘者此云子瞻魯直確
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為子瞻耶

右梁陶弘景正書塵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
麓下臨江水余弘治甲子嘗游焦山問僧銘
之所在則云已崩裂隨江雖水落亦不復見
余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心德丁丑冬再至京
口錢逸人德孚為余言嘗識其處余既驚

喜且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字及鄉貢士
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
下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搦以歸未至銘數十步
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
麋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余銘殘闕而
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金薤琳琅
踏雪觀麋鶴銘可謂佳話獨不得見放翁
題字為悵快耳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

韓无咎遊焦山踏雪觀麋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
熄望風禡戰艦在烟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
舟自甘露寺以歸

麋鶴銘余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珮
當以真為貴豈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

州重裝 二條陸放翁

麋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
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紹云山崩裂墮江人間既
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

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志加題品為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為恨迹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攷俞壽老有蘭亭續攷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為一編名之曰塵鶴銘攷天下後世豈無同余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大石山人銘攷

周吉父金陵瑣事云大石山人作塵鶴銘攷尚少一証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竒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塵鶴銘皆其遺跡大石山人何不引此

塵鶴銘華陽真逸撰正書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顏額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為况黃長睿東觀

卷四
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
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
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
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
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
去弘景為作傳即十年在華陽可知也董
道書跋載南陽張學所記云廕鶴銘今存於
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
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蓋

九行之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
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字
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
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
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
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一在貞觀中已列
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攷此銘字體與
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余友淮
陰張紹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

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奕塏勢掩四
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
也金石文字記

按厥土二字奕塏勢掩四字發自張力臣而徵君
君字則丹徒縣志所載宋咸淳中存本已有
之矣厥土等六字因在仆石之下難於搨取故
昔人皆未之見今閱滄洲搨本真若新發於
硎厓字兩點下用一反筆尤顯然洵寶物
也

塵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鬪
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目傳
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
丁未十月望後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
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臥
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臥地仰
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窳不
一命僕各搨一經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
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抵鐙審視未得其詳

次日復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為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余乃取其傍落葉藉地親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汚面不顧也及挈舟而返余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衣履皆穿始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歷可觀所少者無幾尔此刻因手書於石故自左而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雖其間殘缺一段難於追尋要可計數

其方又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煙堂帖內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先求本山舊跡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為增損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求或轉相委託承譌齟舛不肖如余之身任其勞與此所以不得不辨也因節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中切要語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余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張力臣銘辨

按力臣所見之石一仰一仆一側立於旁今抄錄之
下如親置身江干周旋石畔共事椎搨時當
盛暑揮汗洒然忽若江岸清風襲人也

紹按二書論次出于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關
皆有次序當取為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
略今以紹所搨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
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
察出惟寧上得廩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
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

得君字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
百年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
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即紹當日同僕仰臥
搨出時甚苦漉湯粘置僻間諦審熟揣者
累日夜而後得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
諸過眼煙雲也曩嘗遍質之宇內精鑿東
吳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載云淮陰
張紹審訂復得八字可謂毫髮無遺矣茲
欲論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即

可揆度其餘而余所難置者尤在中間巨失一段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為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字

金山唐人書本存字

如去華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 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易讀故非固不明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断裂之形臚列於左

張力臣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按力臣之圖最為有功其原石之大小断裂之紋痕使千載後覽者恍然在目鏤今依其原圖石之大小及所存之字具於一圖而以其所湊合之文分為一圖其字之不足者仍闕之著於篇首以便展卷即得鏤又於力臣所遺唐人書本內字湊入山陰二字於棗塏之上西竹法里於版土之上以成全文并度原石之丈尺別為一圖附卷首苟有可取不敢遺棄一字也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

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於此以備對勘

前標題塵字今刻譌作塵下有序譌作并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心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譔譌作撰乃於銘末挿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關三字是我字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間關十四字當是浮邱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尔也何朗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尔歲辰多出一句八字下占

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鬣鬣
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玄鼓譌作鼓表譌
作亥留譌作留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鬣鬣等六字下存厝土等六字
其間關十三字當是微冥一句又尔將何之一句解
化下半句又關一字即接厝土惟寧矣今刻以解
化接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
位相遠况原石惟寧上見存厝土二字蓋未察
也又蕩譌作湯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奕壇等八字其
間關十一字當是重局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
荆門下又關二字是奕壇上半句今刻重局
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
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奕
壇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_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
岳徵君三字今刻譌作_字山徵士岳譌作山
君譌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身

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又作義唯髣髴歷下華亭奚集真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攷之一本山樵

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尔銘作出於上真尔其藏靈作紀尔歲辰陳氏玉煙堂帖正本之此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

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攷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為真或原石漸至於淪亡或憚勞不精於搜攷則終不能覩本來面目其為害孰甚乎識者其辨之以上五條張力臣辨玉煙堂本錯訛

玉煙堂刻即世所流傳之本也文列於前
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今按原石地位奚奪下亦
或容不下三字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
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
刻當昔時消沈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
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
缺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珪
以真為貴豈在多邪顧不然與紹之於鹿鶴銘

也既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
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
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
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石側
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
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
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搨再別磨石依原
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
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為

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可垂之永遠况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槩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十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啓後來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也余始於丁未迄於申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較刻諸書故鹿々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奈

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因念茲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鉤數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笑至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張力臣欲重立原石論

按自丁未歲張君力臣欲重立原石至今數十年間無人為其事者而滄洲太守乃昇而出之沙石之中不可謂無人同其好也力臣又欲重摹四幅其志甚勤余今欲手摹其文以成

力臣之志而齧石未就且謀剗剗之資他日
若成當亦快事但恐腕弱無能髣髴古
人萬一耳

立石真侶有丹楊外仙尉改郡名唐曰丹陽
史遷年表文從揚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
然今之仙尉晉邪唐邪正自待辨朱長文
帖攷載云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計僞玉烟

翻刻本跋

按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寶初號丹陽非晉

漢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晉丹楊郡治秣陵
以山多赤柳得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
又按壬辰為梁天監十一年甲午乃十三年即
以此銘為弘景書亦當繫之天監中不知長
文何據而云普通四年

滄洲太守既出塵鶴銘於江中以搨本見貽
因諦觀累日沈思默想知其用筆蕭洒之
妙其鋒頽頽禿固是水汨石泐使然未可以
是為古人秘妙也至於書撰姓氏本無可攷既

非右軍亦非弘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
隱居偶同道號亦祗可懸擬為弘景之文不
當直定為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
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
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
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
強指其人又其字體參雜篆隸六代皆然
即南北分界其書法亦未必不互相流傳何
可定為平陳以後南土始有此結體而諸家

議論紛紛余俱未敢深信鈎摹之餘仍採拾
舊聞而各識數語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既有
成書廣川亦多緒說此書雖不作可也余曰
自古文人各是其說蘭亭聚訟無慮數十
百家又何嫌詞費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此亦鶴銘之敝帚也好古之士或庶幾覽焉康
熙甲午六月望日退谷汪士鋐記以上凡不註某
人某書俱汪太史攷

焦山西南曰麋鶴巖今淪於山麓亂石中壯

觀亭之左曰羲之巖宋僧了元詩云朱方塵
鶴右軍竒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岩
下等閒雷雨恐飛馳京口三山志

此刻為世環寶者千餘年而迄無有定說
無有真見大竒以為右軍者非以為隱居
者亦非蓋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
人筆意明之其非二公也謂之有右軍之竒則
可業有右軍之竒亦何必右軍非右軍也必
唐中晚之人無疑惟其書石時隨其高下或

仰面或平立皆懸腕擲筆所以千態百致不
可狎眎山家幽邃又必自為刻鏤所以下筆
精神色之呈露况經江波洗濯石理真成錐
沙尤助其竒耳永舛集古錄云獨得六百餘
字今按其首尾余所得無百而大義已可屬
何有六百字為且不言六百字果何說是
歐未見真本也蘇有詩王有述近日董宗
伯亦有補書潘有江上山志皆為未見而
余獨幸家小阮為我收錄敢詫之以為山

居之耀 墨林快事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識
石斷而為三塵鶴銘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
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
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
神識碑攷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
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塵鶴
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
不紊且證為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

海盦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
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
斯塵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
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紹精書法嘗為顧處
士奕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
彝款識遺余惜不營生產歿後盡散失并
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曝書亭集
已上三條補錄按汪編載顧元慶塵鶴銘攷
一條蓋書於所錄論辨之後者也其所錄

大約汪編所收余補錄三山志一條則顧所錄
而汪不載者滄洲先生既出銘石於江中搨之
計七十七字較歐陽公所得更多今人何幸
而得此也余先此得一本有仲經曹君題跋
知為倦圃先生藏本計三十六字其前兩幅
又十一字仲經題云此十一字余親至焦山搨得
石雖剝蝕而字形猶幸完好特補少司農
藏本之缺云此冊先後所搨僅四十七字視今
搨尚少三十字而元本三十六字筆法特見道

健似為勝之石為水泐愈久則字畫愈頽此帖
鋒鋸殊未為失不知搨自何年也可云至寶
矣 光暎識

